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五二五回 飛雲子計破齊星樓 黃天霸威震沂州府

卻說飛雲子輕身復上山頭，行至半路，早見山上火起，赤燄當空，光芒四起，那片哭喊的聲音，令人不忍聽聞。再向前走了數里，朱光祖、褚標等人，已命人將一撮毛、郭天保等人屍骸抬至樓前；接後黃天霸押著王朗已到城下。飛雲子見山寨已破，前去撲滅了餘火，直至日光高照，方才同進城來。施公命人將所有的要犯先行下監，自己帶領天霸等人到山前踏勘。此時雖燒得七零八落，那山勢依然險峻。施公命人查了倉谷，記算軍裝，送入城內；然後將大寨燒去，自己同眾人進城，已是午牌時候，備了酒席，為眾人慶功。

午後將王朗提到堂前，先為審訊。當時具了衣冠，升堂入座，兩邊皂役排列左右，堂上一聲：「傳欽犯王朗提到。」只見王朗大吼一聲，向上罵道：「施不全，你若問俺的實情，大逆不道之事，皆王朗一人所幹，與眾人毫不干涉。俺一人送了性命，死也瞑目。若將俺朋友定了死刑，那時咱死在地下，生不能食汝之肉，死當迫汝之魂！要殺便殺，有何多問！」施公見他如此強硬，仍就命上了大刑，收入監內。所有一撮毛、孫勇、蠻和尚這干人眾，皆是梟首示眾，懸掛城門，諸事俱定。施公到了裡面，先將夜光杯、贓盜並獲的奏折寫好，穿了朝服，在大堂望闕謝恩，拜了奏折，飛馬進京，升奏皇上。所有欽犯，也是解京審問，或是就地正法，等批折回來，便可定奪。

次日，施公將殷龍、計全、黃天霸等人傳進書房，言道：「本院初到此間，方知這沂州府知府名叫陸平，郡下有這強盜大案，乃全然不知，平日吏治廢弛，已可概見。本院想就撤任，因不知他在這地方於百姓是寬是酷，汝等且出去打聽打聽，回來稟明，以定去留。」殷龍答應，出了書房，向著天霸說道：「只因咱有了這女婿，便生這許多事件。破了強盜，又訪賊官，真是他不惜勞苦，若待下去，又是殷殷勸駕，一時何能推卻？咱們今日也快樂一天，然後再去訪案。」

黃天霸因他年老，凡事皆推尊於他。當時到了外面，便在中軍房內打了牀鋪，命人在廚下要了許多酒肴，眾人就此痛飲起來。殷龍說起賀人傑夫妻私下逃走，幾乎傷了性命，當時便甚為恨怒；即說到人傑武藝超群，便又眉開眼笑。彼此杯來盞往，到二鼓時分，忽然大堂屋上，輕輕的響了一聲。殷龍是個內行，豈有不聽見的道理？忙將天霸推了一推；天霸也就會意，躡著步走到簷前，抬頭向上一看，見一個黑影逃去。天霸復又入了座頭，對殷龍打了個暗號；殷龍也就會意，彼此留心細聽。

只見賀人傑由裡面而來，天霸問道：「大人現在書房沒有動靜麼？」人傑道：「正與飛雲子在那裡說話，叔父問他做甚？」

天霸聽了此言，不是裡面事件，趕問殷龍道：「這必是王朗的伙伴了，設若就此脫逃，那就誤事，咱倒要前去觀看。」這話說罷，就運動身子，躡到屋上，向東看去。

誰知官禁的內監，卻在東邊明巷裡，天霸到了面前，舉眼見屋脊上伏著一人，蹲然不動，知是等候動靜。天霸看準來人，舉手在袖內取出金鏢，喝道：「何處強徒，敢來劫獄！俺老爺寶貝來了！」說著，一鏢向那人打去，但聽「哎喲」一聲，早中了那人腿上。只見其人竭力起身，急忙逃走。天霸又追了前去，接著一鏢將那人打倒。裡面殷龍等人聽見天霸動手，也就隨後追來，見那人已經栽倒，趕著上前捆在一旁。天霸命人推倒在大堂，自己到了後面稟報。施公隨即升堂，自己到了前面審問。你道此人是誰？他命該絕，自尋死路。便是瑯琊山的強盜、把守壁虎尾的劉飛虎。自從飛雲子破了埋伏，見大勢已去，曉得王朗皆要遭擒，抽身躲入方廳陷人坑下，等到施公踏勘之後，燒去山寨。他便下山在森林躲避。眼見黃天霸等人將王朗解進城內，凶多吉少，急欲就此邀劫；明知這眾人他殺不過，只得等他過去，遠遠的進城，來在衙門口一帶打聽，知道了王朗未曾送命，收下監牢，等批折回來，再行定奪。劉飛虎便想了這劫獄的主意，前來相救。誰知又為天霸擒住，只見推到堂前，叫他跪下。施公問出真情，推出前門，梟首示眾。

復行過了一夜，殷龍與天霸出了衙門，扮作個買賣客人，向前走去，到了個浴堂裡面。殷龍道：「咱進去且沐浴一會，若能打聽消息，便可免了許多周折。」兩人就此便到了裡面，早有堂倌上前問道：「二位爺可是沐浴？」黃天霸道：「俺們正是沐浴而來，又何必多問？」堂倌道：「非是小人多話，只因這地方有個規矩，凡是沐浴之人，皆要自己掛號。」天霸道：「這也不是旅店客房，要問本人的來歷？」小二道：「老爺們有所不知，從前這沂州府內沒有這個規矩，自從前年來了這個姓陸的知府，便立下許多名目。初到任時節，真個是一清如水，一明如鏡，一到三更半夜，皆是親自巡查，無論大小案件，一概隨到隨問，隨問隨結，是非曲直，判得明明白白，地方上百姓感他的恩，稱他陸青天。誰知二三月之後，白天變作一個黑天，一味的糊塗，不分皂白，當時原告翻做被告，不應打的，不是一千，就是五百，如此顛倒錯亂。若他但是糊塗也就罷了，

誰知他生出許多名目，如咱們浴堂、剃頭店、飯店、酒店，皆用那個循環的簿子，名為查匪，其實每人每日，皆須送他錢文。

就此一來，變作一個賊官了。」又罵道：「若非賊官在此，哪裡有這累害？」說罷，恨恨不已。又有一人插言敘說。不知說出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